

纸上 乾坤

李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纸上 乾坤

李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乾坤/李舫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315-4

I. ①纸…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3500 号

责任编辑 于 敏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4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页 2

版 次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15-4

定 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辑 天行有常 / 大道争锋

苟利国家生死以	3
春秋时代的春与秋	16
在火中生莲	28
能不忆江南	39
追寻夜郎	51
大道兮低回	56
千古斯文道场	70

第二辑 月满冰轮 人踏阳春

飘泊中的永恒	95
黑夜走廊	104
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110
为了忘却的纪念	117
也无风雨也无晴	123
易水寒	128
古城古意	134

纸上乾坤	138
叩敲的痕迹	145
相声这幅画的留白处	148
此情可待成追忆	151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155
春风一过天地宽	160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169
前方前方,依然是太阳	173

第三辑 行行避叶 步步看花

弗里达:不安的缪斯	191
“蓝骑士”	203
“我神智健全,我就是圣灵”	223
比记忆更黯淡的传奇	243
贾柯梅蒂:青铜魔法师	264
那色彩仿佛正在呐喊	280
墨点无多泪点多	291
彼得·梅尔:永远的普罗旺斯	303
逝者如斯夫(跋)	338

第一辑

天行有常 大道争锋



苟利国家生死以

中国远征军的枪声从这里消失,迄今已经七十年了。

1944年秋,历时两年的滇西战役艰难结束,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环境最险恶、伤亡最惨烈的悲壮一页,也是取得战役上最彻底、战略上最完全胜利的英雄篇章。

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1945年7月7日,为纪念在滇西抗战中英勇牺牲的中国和盟军官兵,“国殇墓园”在云南腾冲落成。这里,不仅是爱国人士纪念反法西斯的战争高地,更是缅怀为国牺牲的民族英雄的精神圣地。

岁月如白驹过隙,七十载倏忽而逝。在纪念滇西抗战七十周年的时刻,我们从腾冲出发,重返战场,重温历史,以纪念为中国革命取得卓越胜利的英勇将士和伟大人民。

—

北纬 $25^{\circ} 01' 69.0''$ — $25^{\circ} 01' 81.3''$

东经 $98^{\circ} 28' 77.3''$ — $98^{\circ} 28' 89.6''$

出腾冲,沿高黎贡山脉蜿蜒北行。

数十万年以前，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猛烈的撞击，造就了这里火山地热并存的地貌，也造就了这里高蹈轻扬的独特人文。六十公里之外，来凤山北麓、史迪威公路西侧，一座沉默的火山傲然耸立，一片蓊郁的山林肃穆寂静。海拔仅仅一千六百米的小团山，在这里，安葬着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阵亡将士忠骸的墓冢群落。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两千三百年前，楚大夫屈原慷慨叹息。楚怀王、楚顷襄王之世，任馋弃德，背约忘亲，以至天怒神怨，国蹙兵亡，徒使壮士横尸膏野，以快敌人之意。屈原悲伤至极，乃做《九歌·国殇》，恸悼楚士。戴震曾注释道：“殇之义二：男女未冠笄而死者，谓之殇；在外而死者，谓之殇。殇之言伤也。国殇，死国事，则所以别于二者之殇也。”国殇，由是成为死国事者的民族挽歌。

1945年，在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腾冲人民春燕衔泥一般，一砖一瓦，将凝聚中国血泪和骄傲的“国殇墓园”艰难垒成。

手捧洁白的菊花花束，沿着小团山拾级而上，只听得耳边山风猎猎、松涛阵阵，历史的寒意扑面而来，岁月的悲壮重返眼前。

七十二行，三千三百四十六块墓碑。

每一块墓碑上，都深深镌刻着烈士的姓名和军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抚摸着墓碑上那凌厉的笔锋，仿佛听得到大地深处低沉的怒吼，听得到沉睡官兵血脉贲张的心跳。一座座墓碑，如扇形从山底拱列至山顶，恍惚间，似有无数个灵魂从碑中破石而出，由石碑幻化为列队的士兵，在晨练、在出操、在冲锋、在进攻、在诀别。缓步行至山顶，阴云瞬间密布，高原的雨，霎时而至倾盆，凄厉的冬雨中，小团山变为七十年前的战场，悲壮的呼号响彻耳畔，惨烈的厮杀犹在眼前。知情的人说，每个墓碑下面，其实并没有遗骨，有的，是一个巨大的骨灰合葬墓穴。当年，在战场上，数万官兵血染沙场，却只有三千三百四十六位士兵的残肢断骸，更多的英雄是不足步枪高的娃娃兵，有的士兵，甚至连名字都未曾留下，只好被集体炼化。同生的战友，死也要同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纪念碑如同一把直抵天庭的长剑，凌风而立，扬眉出鞘。这柄用民族精神铸成的利剑，挑落了骄狂的太阳旗，攻破了日本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铸造了中国军队的英勇精魂和中国人民的浩气长歌。

二

“至未号始将东南三面城墙上之敌大部肃清，于马晨开始向城内之敌攻击。我预二师、一九八师、三十六师、一一六师主力奋勇直前，由南面城墙下突入市区，激烈巷战于焉展开……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

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在《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概要》中，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这样写道。

“每天，我从空中可以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地看到腐物在腾冲城这个巨大的尸体上蠕动蔓延。一间房屋一间房屋，一个坑道一个坑道，中国士兵在搜寻、毁灭、杀戮。凄绝人寰的战斗结束了，而消亡则刚刚苏醒。每一幢建筑、每一个生物都遭到了空前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波涛冲刷洗礼着这座古城，拍打着城北、城西的墙垣。”在《死亡的日本人和牵牛花——腾冲挽歌》中，美国陆军航空队布威尔·里维斯中校回忆。

这场战役，就是滇西抗战中最著名的腾冲之战。

位于滇缅边境的腾冲古城，最早在《史记》中被记载为“乘象国”，亦称“滇越”，据说“滇”字的古音也读作“腾”。腾冲，西汉属益州郡，东汉属永昌郡，唐宋时期由南诏大理国治理，元代改为腾冲府。明代王骥三征麓川，平定后留数万兵建筑腾冲石城，以为边防。此后数百年间，明清两朝相继于此设立府、司、卫、所、州、道、厅。民国时期，腾冲始设县治。

腾冲，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被史地学家誉为“极边第一城”，徐霞客称其为“迤西所无”。自昆明经永昌、腾冲而至缅甸、印度乃至中东地区的贸易路线历史悠久，腾冲作为中国茶马古道的藩篱重镇不可小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腾冲也历来是兵家重地，元、明、清三朝八百多年间，这里陆续修筑了八关、九隘、七十七碉，腾冲要塞，有“三宣门户，八关锁钥”之称。方志学家在史书中记载，腾冲东界高黎贡山，西至高良工山，南起龙陵，北迄片马的“崇山峻岭之间的区域”，历年来绝少兵祸。

然而，七十余年前，这“崇山峻岭之间”的“绝少兵祸”之地，

却遭遇了中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兵燹之灾。那一天，腾冲死了。

我们沿着岁月的河道缓缓追溯，血和泪的寂寥比时间更沉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觊觎中国，以四十万兵力入侵东南亚六国，从泰国攻陷缅甸，沿滇缅路长驱直入滇西，试图从这里打开缺口。宁静的西南极边转眼之间变为战争最前沿。

1942年3月，为了防止日军从西南大后方入侵，十万精锐之师第一次出国远征，旨在御敌于国门之外。至此，滇缅抗战正式拉开序幕。

然而，由于各方原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不得不退守怒江。

1942年4月，缅甸全境沦陷，使中国丧失了仅余的一条陆上国际运输通道——滇缅公路。同年5月3日，日军自缅甸入侵我国滇西，怒江以西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5月7日，昆明行营第二旅少将旅长兼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绳武率军弃城而走，县长邱天培携印出逃。

5月10日，腾冲沦陷。

日军冲入腾冲县城，犹如一群凶残的野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在这块不足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千五百多名村民失去生命，四十五个村寨和九个集市燃起冲天大火，两万四千幢房屋被夷为平地……

1944年5月10日，一个普通的夏日。为了配合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的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的五个师，一个重迫炮团，共计四万余人渡过怒江，仰攻高黎

贡山，腾冲战役就此打响。

腾冲地处高黎贡山西麓，是连接中印公路北段的交通要塞。腾冲城墙全是巨石垒砌，高而且厚，日军在此驻守两年，苦心经营，筑造了坚固的军事工事。腾冲城墙堡垒环列，城墙四角更有大型堡垒侧防，是滇西最坚固的城池，兼有来凤山、飞凤山作为屏障，易守难攻。

第二十集团军渡江后仰攻高黎贡山，攻占山顶之南、北斋公房，又经过十余日激战，攻占腾北马面关以及日军中心据点桥头、界头、瓦甸、江苴等地。肃清腾北残敌，沿龙川江南下，形成合围腾冲城之势。此时，所有由北溃逃的日寇与腾冲守城的日军合编为一个混合联队，由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奉命死守腾冲城，以待援军。

7月26日，中国远征军在空军的掩护下首先向来凤山猛攻，血战三日攻占来凤山，旋即扫清城南之敌，对腾冲城形成四面包围之势。8月22日，拉开腾冲攻坚战。战斗最激烈的是通往北斋公房的冷水沟隘口，这里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个月，中国军队的官兵仅仅凭着一腔热血，一次又一次冲锋，一个又一个死去，一个团的士兵打光了，另一个团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尸体填满了山间，血水和着泥水流到山下，凝固成鲜艳的旗帜。负责攻打冷水沟的第一九八师的两个团，最后只剩下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经历大小战斗四十多场，伤亡数万人，终于将日军六千余人全部歼灭。

9月14日，腾冲光复——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个被光复的县城，入侵腾冲的日军藏重康美大佐联队长以下全部被歼灭，创造了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上全歼入侵之敌的辉煌战绩。

此时腾冲城内，已无一片完整的房舍和堤坝，无一片完整的围栏和草甸。城内的战斗是白刃战，一房一屋的争斗、一寸一寸的挪动，战事异常艰难，惨烈的巷战让中国远征军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伤亡军官一千二百三十四人，士兵一万七千零七十五人，腾冲地方民众随军作战阵亡及赴义死难群众六千四百人，美军阵亡将士十九人。

腾冲之围，历时八百五十九个日日夜夜，损失惨重，满城废墟，被后世称为“焦土之战”。

三

一份长长的名单：

戴安澜，陆军中将，安徽无为县，毕业于黄埔三期，去世时年仅三十八岁。

齐学启，陆军中将，湖南宁乡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

胡义宾，陆军少将，江西兴国县，毕业于黄埔三期，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

凌则民，陆军少将，湖南平江人，毕业于中央军校，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

柳树人，陆军少将，贵州安顺人，毕业于黄埔五期，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

洪行，陆军少将，湖南宁乡人，毕业于湖南讲武堂，去世时年仅四十四岁。

闵季连，陆军少将，重庆奉节人，生年不详，毕业于黄埔五期。

李竹林，陆军少将，湖北长阳人，毕业于中央军校，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

张剑虹，陆军少将，出生地不详，早年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投笔从戎进入黄埔三期，去世时年仅四十二岁。

覃子斌，陆军少将，出生地不详，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去世时年仅五十二岁。

李颐，陆军少将，湖南醴陵人，毕业于黄埔六期，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

唐铁成，陆军少将，湖南永州人，毕业于黄埔六期，曾赴美就读南伽罗尼省陆军军官学校，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

.....

名单上是在滇西战役中牺牲的将军，他们静静地安睡在“国殇墓园”。这些牺牲的将军，来自全国各地，此生谁料啊！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他们为了一个目的，把日寇赶出家园。他们的名字，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抗战史。

列于这份名单第一位的，是被日军称为“战神”的戴安澜。戴安澜曾参加北伐，先后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昆仑关战役。也正是戴安澜，率领第二百师，作为先遣部队在缅甸同古与日军开战，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同四倍于己、配备空军的日军苦苦战斗了十二天，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并歼灭日军一千余人。

5月18日,在指挥突围的一场战斗中,戴安澜不幸身负重伤,由于无医无药,他的伤口迅速发炎溃烂。5月26日,二百师行至茅邦,戴安澜以身殉国。蒋介石为戴安澜题写挽词:“浩气英风”;毛泽东为其题写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在这份名单后面,还有仅仅存留姓名的士兵,他们叫王光明、张道德、李德贵、幸永善、刘金生、毛富有、田国华、龙子坤、杨金堂……遥想当年,他们尚在襁褓之中时,他们的父母该是对他们寄予了怎样的期待,才给他们起下了这样祈福祝愿的名字,然而,天不遂人愿,他们和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幸福就这样远离故土,静静地躺在冰冷的石碑之下。在这些琳琅的名字之外,还有很多是不及枪高的十几岁的娃娃兵,他们死去时,连名字都未曾留下,他们的伙伴叫他们石头、二狗、狗蛋、小山、黑子……他们真实的名字,已经同那场战争一道,烟消云散。

在收复腾冲的战役中,同中国远征军并肩作战的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美国盟军。滇西战役中,美国共牺牲了十九名盟军官兵,在这十九名官兵里,军衔最高的是少校威廉·麦瑞姆。1945年修建盟军碑时,战争刚刚结束,信息散佚颇多,资料记载不详,碑上只刻有“夏伯尔等十四名官兵壮烈牺牲”字样。2001年,在中美社会各界人士的齐心协力下,十九名盟军阵亡官兵姓名终于找全,“国殇墓园”为他们重新修建了西式风格的墓碑和纪念碑,200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特代表美国人民,致信中国,感谢腾冲,怀念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腾冲抗战胜利结束

后，腾冲军、政、民联合将反攻腾冲城中牺牲的远征军将士遗骨火化，并举行了本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陆法会，选择将他们安葬此地。一碑，一罐，一把骨灰，当时的埋葬方式保留至今，骨灰的安放序列按照原作战部队的序列——七十年，他们保持着原有的队形，庄严排列，凝重肃立。

他们就这样长眠，却更像长身挺立，傲而不屈，壮心填海，苦胆忧天。长长的甬道遥无尽头，高高的台阶直冲云端。这些烈士虽已远逝，他们的英魂依然长存，他们的墓碑仍如同一支支整装待发的队伍，永远守卫着中国的安宁和祥和。

四

腾冲城内，还有一块时任腾冲县长的张问德的墓碑。

1943年8月底，占领腾冲的日军头目田岛寿嗣给张问德写了一信，信中假意表示他关心腾冲人民的“饥寒冻馁”，约请张问德到县小西乡董官村董氏宗祠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生之困难问题”。对于这份名为“关心”、实则诱降的来函，张问德义正词严，表示拒绝。这就是广为传诵的《答田岛书》。

这篇署名“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的《答田岛书》，全文不足千字，然而，字字掷地有声。

在《答田岛书》中，张问德义正词严地写道：“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则余所能供献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回东京。使腾冲人民永离枪刺